



GUAI-GAO WANG DUI JIU SHI

王永岐 著

乖
—
高望堆旧事

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

乖——高望堆旧事

王永岐 著

陕西出版传媒集团
三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乖——高望堆旧事 / 王永岐 著. —西安: 三秦出版社, 2013. 6

ISBN 978 - 7 - 5518 - 0499 - 8

I. ①乖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32835 号

乖——高望堆旧事

王永岐 著

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
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
电 话 (029) 87205121
邮政编码 710003
印 刷 西安永惠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87mm × 1092mm 1/16
印 张 12.5
字 数 310 千字
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
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 - 7 - 5518 - 0499 - 8
定 价 36.00 元

网 址 <http://www.sqcbs.com>

谨以此书献给我的二叔——一位汉宣帝陵墓守护者
的后裔，献给在长安杜陵塬这块贫瘠的土地上
生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们。



目 录

第一章 银玲		4 拉菜子	/ 56
1 躲兵	/ 1	5 纳鞋底	/ 57
2 初识	/ 3	6 雪夜救车	/ 59
3 磨面	/ 9	7 畅谈	/ 61
4 夜探	/ 12	8 赴王曲	/ 63
5 被抓	/ 14	9 两个银圆	/ 66
6 鬻子	/ 17	10 腊梅	/ 67
7 黑狗子死了	/ 20	11 接送腊梅	/ 69
8 龚大锤子“为国捐躯”	/ 22	12 大头女儿	/ 70
9 入籍	/ 24	13 明芬	/ 72
10 放心	/ 25	14 大头女儿之死	/ 73
11 痴女	/ 27	15 躲雨	/ 76
12 上粪	/ 28	16 服毒	/ 78
13 洗澡	/ 29	17 辘轳	/ 82
14 芹菜与莲菜	/ 32	18 女长工	/ 83
15 结婚	/ 36	19 中暑	/ 85
16 大祸	/ 39	20 吞金	/ 88
17 卖房	/ 40	21 被解雇	/ 90
18 营救	/ 44	22 再找饭碗	/ 92
19 雪上加霜	/ 46	23 碰壁	/ 93
20 哭坟	/ 48	24 相依	/ 96
第二章 腊梅		25 解放了	/ 98
1 卖壮丁	/ 51	26 抗美援朝	/ 100
2 成福一家	/ 54	27 感谢毛主席	/ 101
3 扛长工	/ 55	28 腊梅有娃了	/ 102
		29 守寡	/ 106

第三章 土地、牛		13 翻脸	/ 175
1 返乡	/ 111	14 盖新房	/ 178
2 赶集	/ 112	15 大嫂去世了	/ 179
3 牲口合槽	/ 114		
4 土地	/ 117	第六章 苦尽甘来	
5 悬谈	/ 119	1 大哥走了	/ 180
6 摆事实找根源	/ 123	2 垒猪圈	/ 181
7 改变	/ 125	3 打土坯	/ 182
8 三弟订婚了	/ 128	4 算账	/ 183
		5 装窑	/ 184
第四章 “黑人牙膏”与苏嗣娟		6 女儿出生	/ 185
1 不当饲养员	/ 131	7 窑塌顶了	/ 188
2 “黑人牙膏”与张二蛋	/ 132	8 安葬王吉甫	/ 190
3 送信	/ 135	9 办鞋厂	/ 191
4 分析	/ 136		
5 二蛋兄弟	/ 138	后记	/ 193
6 苏嗣娟	/ 139		
7 给刘主任看病	/ 140		
8 打击	/ 144		
9 酷刑	/ 147		
第五章 琴琴			
1 琴琴	/ 152		
2 进攻	/ 154		
3 报复	/ 156		
4 宝鸡东站	/ 160		
5 回家	/ 164		
6 各得其所	/ 165		
7 批评	/ 166		
8 过密之处	/ 168		
9 败露	/ 168		
10 再露马脚	/ 170		
11 菊菊提醒乖	/ 172		
12 兄弟情	/ 174		



第一章 银铃

大雪纷纷扬扬,大地白茫茫一片。远望巍巍的秦岭,已经分不出哪是山哪是天。关中的母亲——八百里秦川大地,盖着白白的厚厚的棉被,眯着眼睛,安详地等待着雪下得再多些,再大些。

天地就是这样默默地抚育着自己勤劳朴实的儿女。而风对眼前的一切颇为不满,要么把本来温暖的世间吹得周天寒彻,要么把本来平静的世界搅得昏天黑地,好像它要做人间的主人,把世间的一切重新分配。秦川儿女如世间任何地方一样,有人穷,有人富;有人笑,有人哭;有人欺侮人,有人被欺侮;有人一辈子荣华富贵,有人一辈子受苦受难。

1 躲兵

张学良的东北军在蒋介石的威逼下,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,不打自退,很快丢失了东北三省和热河、察哈尔以后,退守西安。西安的形势一下子紧张了起来,满街是兵,人人自危。国民党要打朱毛红军的风声越刮越紧。

民国三十年,就是1941年,本篇小说的主人公乖已16岁了,说话做事虽然还有点稚嫩,可个子长得很高,而且很壮实,猛一看还蛮像个大人哩。乖长大了,父亲虽然很高兴,但也很害怕。当时有句俗语“姑娘长大是老蒋的,小伙子长大是保长的。”况且乖家是弟兄三个,当兵首先要轮到他们。在他们兄弟三人中,哥哥26岁,已经娶了媳妇,有了娃,家里生活全靠他。弟弟才6岁,还穿着开裆裤,用尿和泥做泥馍玩呢,只有他16岁,虽然当兵小了点,可保长催逼乖他大(关中方言,即“爸”)几次了。乖他大说娃太小,当不成兵,但保长临走时撂下两个字“不行!”父亲心如刀绞,思前想后没有好办法,只好让乖跟人进山割竹子。一个16岁的小娃,放在富人家还在父母跟前蹦蹦撒娇呢,可生在穷人家就得钻山讨生活,老天爷太不公平了!

进山的这天晚上,乖从别人那里借来了白布裹腿,把小腿绑得严严实实。脚上缠着厚厚的毛缠子,外头还穿着麻鞋。头上扎着羊肚子头巾,手里提着早已打好的行李——被子、衣物、镰刀、麻鞋和用槐花、嫩槐叶和着苞谷面揉成的菜团子,由父亲护送着出村上



路了。

乖和他大分手后,当天晚上就跟着邻村的大人踏上了进山的路。山里人走路必须赶店,这一夜他们走了八十里,来到汤河口,才歇了口气。大家向饭铺里的伙计们要了一碗面汤,泡上自己带的馍,饱饱地吃了一顿饭,黎明时分又上路了。从汤河口到苦菜滩还有八十里母路。所谓母路是按直线算里程,而不算上山下山爬坡下沟的距离。实际上要走的路远在百里以上。人常说“隔河不算近,隔山不算远。”说的就是这个缘故。

乖一踏进汤河口,只见两旁陡峭的山峰接连不断,望不到头,一行人走进这深山沟底,立刻变小了,头顶上的天也小了,脚下的地也小了,说话的声音却大了,真好像是钻进了地窖里一样。

他们沿着乱石堆和灌木丛中的羊肠小道溯流而上,涉过了不知多少次汤河,跨过了五六级铁索桥,经过了大石岭、小石岭、大板桥、小板桥、白河岔,独棵树、狼穴口和号称四十里的黑瞎子窑洞,最后攀登上了老爷岭。登上老爷岭,天高路远,无数山头都在脚下。回首眺望百里之外的杜陵塬,虽然看不见,但总觉得它还在眼里、心里,有一股说不出的味道,那里有生育自己的父母,有哥哥、姐姐,有大片黄土地和穷苦的众乡亲。乖头一回出远门,而且只有16岁,他毕竟还是个没离开过爹娘的孩子啊。

苦菜岭是镶嵌在秦岭主峰和大峰之间的峡谷地带,地势平缓,地形也比较开阔,这里有一位姓杨的人家开的茅草店。老杨也是山外人,每年只有农历三月和七月农闲时节到这里来收拾茅草棚开几个月店,好让进山割竹子、掬木料的穷庄稼汉有个歇脚和吃饭的地方。老杨是个爱干净的勤快人,常常把炕用细草铺得厚厚的、软软的,能让人舒舒服服地睡上一夜,所以大家都愿意歇他的店。他的店开得很红火,一天能接待几十人,旺季有上百人。

乖他们一行人来到这里,已是掌灯时分。老杨招呼大家进店上炕睡觉。进过山的人都知道,这个店只有两口锅,进山的人多,得按先后顺序轮流做饭,等轮到他们这帮子人做饭时,已经是后半夜了,大家干脆脱了衣服睡。乖脱鞋时发现脚上渗出鲜红鲜红的血,袜子上也染红了一大片,粘在脚上,一脱袜子钻心地痛,待到快天亮起来做饭时,脚已经肿得像发面馒头塞不到鞋里去了。天亮以后,别人都出发割竹子去了,他脚疼得走不了路,急得他哭了起来。哭也没有用,最后只好留下来,躺在店里养伤。店主人老杨一看是个小娃,也怪心疼的,就攀谈起来:

“头一次进山吧?细皮嫩肉的,咋能一天跑一百六十里路。”老杨给他端来了一盆热水,让他先烫一烫脚。乖忍着痛,把脚放进热水里,用手轻轻搓了搓,洗掉了伤口上的血痕。老杨从店棚里取来了一个吃饭用的粗瓷白碗,里面有点盐水,用棉花蘸点盐水细心地涂在伤口上,这是庄稼人常用的消毒方法。然后他又从内衣袋里取出用麻纸包了一层又一层的纸包,一层层打开,轻轻给伤口上弹了些像香灰一样的药粉,又用食指轻轻地按一按,再用纱布把伤口裹好。

“我们这些长期靠山吃饭的人,说不定什么时候踩着竹茬、狼爪,所以随身带着消肿、止痛化脓的药。别小看这灰面面,可管用呢,撒上去伤就好了。”

乖的伤口经过这好心老人的精心调治,也许是药力的作用,也许是精神上得到了安



慰,感到不甚疼了,脚也轻松了许多。

老杨回内屋放好饭碗,返身回来看到乖收敛了愁苦的面容,就和他拉起了家常。

“娃呀,你多大了,叫啥名字?”老杨问。

“十六啦,属猴的,叫乖。”

“小小年纪,正是念书的时候,咋能上刀山?(关中人说的刀山,是指竹笋在旺盛期时节跳跃式生长,尖锐锋利似刀子。)”

“躲壮丁。”

“现在脚痛成了这样,咋办?”

“呜呜……”乖哭了。

老人低头沉思了一会,说“娃呀,你不要哭,先在这里养伤吧,你还可以帮我劈柴烧火,干一点杂活,我给你管吃管住,等养好伤你再回去。”

“嗯。”乖擦干了眼泪,下床拄着木棍子,一拐一拐从茅草棚走到院子透透气,他的脚还不敢着地呢!

店旁和山头上的迎春花金光灿灿,鲜嫩的蒲公英露出笑脸,温柔敦厚的马兰花在山间摇曳,柏松桦榎都披上了新的绿装。美丽的终南山,真是一个神奇的世界,才几天工夫,就脱尽了冬装,变成了花香鸟语的乐园。百灵、云雀、金翅、画眉已经处在恋爱阶段,而斑鸠已积极地噙草垒窝,准备孵蛋。

乖看到眼前怡人的景象,心情也开朗了许多。几天来经老人敷药治疗,脚上的伤已不像先前那么钻心疼了,慢慢地能下地活动了。这一天他先给老人把茅草棚土炕上的藤席扫了一遍,再把门口的场子打扫得干干净净,然后端来一个木墩子坐在院子劈柴,碎木屑四处飞溅,榎木散发的股股清香让人微醺。

劈完了柴,收拾好院子,乖闲下无事,一手拄着榎木棍,一手拿着铁锨朝山上去了。

“你干啥去?”老人问。

“我想把下山的路修一下,扛竹子的人下山方便点。”乖兴致勃勃地说。

“早去早回。”老人心里怪高兴的。乖这娃虽然话少些,但手脚勤快,是个有出息的孩子!

2 初 识

上山后的第八天早晨,杨叔看到乖的脚伤渐渐好了,已经能丢掉木棍子走路了,就让他骑上毛驴下山取面粉。

阳春三月,万物苏醒,生机勃勃。山坡上一片片油菜花,迎着初春的太阳竞相开放;一只只蝴蝶在花草间悠闲地翩翩飞舞,追逐戏闹;一群群蜜蜂像勤劳的庄稼人,正在忙忙碌碌地采花酿蜜。这时的乖,骑在毛驴背上,离开了憋闷的深山沟,看着这满山遍野的花



乖——高望堆旧事

几草儿，自己心里也像开了花。歇息了几天的毛驴，好像懂得人的心情，走起路来特别欢势，一路小跑，沿山而下。

八十里山路，人步行得整整一天，毛驴才跑了多半天就走出了山口，太阳稍稍偏西，就进入了黄良区界。这儿已是平原地区，气候比山里暖和些。汤河两岸已换上了春天的盛装，到处是桃红柳绿，莺歌燕舞的景象。青稞已经吐穗，拔了节的小麦也发出一股股扑鼻的清香。路旁沟渠里的流水，清澈见底，哗啦啦地赶着它归向大海的漫长路程。

逢一、四、七的日子是黄良镇的集日。今天正好是三月初四，在走向黄良镇的公路上，已经换了季的庄稼人，有推小车的，有赶牲口的，有扛芦苇秆的，有背木板、桃担的，也有提篮抱娃的，踏着路上的尘土，在暖烘烘的阳光下，络绎不绝地涌向黄良镇。

看到眼前这热闹的景象，骑在驴背上的乖，喜悦之情从心里向外冒。

牲口识路，过了汤河毛驴便自动向东拐，沿着汤河北岸一直向前走，穿过两个不知名的村庄，就停在了杨家河村一座庄户门前。

“啊噢！啊噢！”毛驴扬起脖子大声叫唤，这欢快的叫声唤来了它的主人。这是一位中年妇女，看上去有三六七岁年纪，中等身材，年轻时一定是很好看的。一头浓密的秀发，一张俏丽的脸蛋，一身海昌蓝的大襟夹袄，虽不显眼，但很合体。看得出这家人生活富裕，不为吃穿发愁伤感。

女主人对眼前这位年轻人，虽然不认识，但看着他骑着自家的毛驴，就知道是山里掌柜的让人取东西来了，以前常有这事。女主人一边接过驴缰绳，一边问：

“是掌柜的让你回来的？”

乖看到这个女人接住毛驴并向自己问话，心想这大概就杨叔的内当家了，于是答道：“你是杨婶吧，杨叔让我回来取面粉。”

女主人牵着毛驴在前边走着，乖跟在后面。他们从正房东屋前面的偏门进去，到了另一个偏院。这个偏院内长满了椿树、榆树、楸树，有猪圈，有大车房，还有牲口房。乖跟着到了驴棚前，就从杨婶手里又接过驴缰绳，拉到后院土场上让驴打个滚，把缰绳往驴背上一搭，驴自己就走到了槽跟前。他顺手给槽里添了些麦草，驴就吃起来，但吃得不欢势。然后，乖跟着女主人来到正院，进了后房。

“银铃！”女主人叫了一声。

“哎！”随着答声，颠出一位姑娘。她仰头看了一下乖，小伙子红脸、浓眉、大眼、宽肩、圆腰，看着年龄不大，个子却不低。

乖害怕见大姑娘，没敢抬头细看。

“快给哥哥倒洗脸水。”杨婶说。

银铃的脸唰地红了，转身端水去了。

“今年进山的人多不多？”

“有上百人。”

“你是啥时候进山的？”

“七八天了。”

“你原来认识你杨叔吗？”



“不认得。我是头一回进山，没走过山路，上山的时候，脚上磨了几个血泡，上不了老爷岭，杨叔就让我在店里给他帮忙打杂。山上的面快吃完了，杨叔让我下来取面。”

“我叫啥名字？多大了？”

“我叫乖，十六了，属猴的。”

银铃端水进门听见小伙子说他名字叫乖，扑哧一声笑了，调皮地说：

“这个名字真好听，也确实乖。”

“你的名字也不错嘛，说话声音脆脆的，跟银铃一样。”乖这样想着，但没有说出口。

“还不快去给你哥哥做饭。”

“不对，是弟弟，我十七，他才十六。”

“快去，看人家的个子。”

“他是男的嘛，就应该是个大个子，像个男人样。”银铃说着走了。乖洗完手就到驴棚里去给牲口添草去了。

“婶，驴不喜欢吃麦草，我到地里割点苜蓿去，回来再吃饭。”

“你不知道苜蓿地，没人给你领路，找不着地畔呀！”杨婶有点为难了，自己去吧，背不了多少，让银铃去吧，天快黑了，少男少女不方便。

“我领他去。”银铃说着已将镰刀、捆苜蓿的皮条子拿在手中，不惊不诧地领着乖就要去，弄得乖反倒不好意思的。

“那你们去吧，快去快回。”杨婶爽快地说。

银铃无兄又无弟，平日别的姑娘走亲戚或者赶集逛会，都有哥哥或弟弟陪着，姑娘那得意的样子叫她嫉妒得要命。现在她一蹦一跳地走在乖的侧面，把辫梢缠在指尖上，一边玩，一边想，如果真有这么一个人高马大、乖巧听话的弟弟，以后走亲戚、赶集、逛会能带在身边，别的姑娘该有多么眼红啊！如果哪个小伙子还敢像猫一样眼馋地盯着我看，就让弟弟把他的眼珠子抠下来，当弹球玩。

“银铃，和你走在一起的是谁呀？”同村的一位大嫂问。

“我爸在山里请下帮忙的相公娃。”银铃说。转念一想，坏了，这人是村里有名的“喇叭”，肚子里一顿能装一老碗玉米糝，三方锅盔，就是装不下一两句话，特别是对男女青年在一起的事，像个漏斗一样，上面装下面就漏了，等不到苜蓿割回来，满村人都会知道，唉，真倒霉。

日落时阳光的色彩变化最多最快。先是白光，接着是金光，后来变得火红，并穿过一层层薄云，给天下万物染着颜色，使大地上的一切物体，包括银铃在内，每一分钟，每一秒钟都在发生着色彩的改变。两人出了村，沐浴在晚霞中。

“你是哪儿人？”银铃大大方方地看着乖那张红扑扑的脸问。

“我家在杜陵塬上。”

乖出生在长安杜陵塬上一个叫高望堆堡的村子里。所谓杜陵塬，是因为这里有西汉第八位皇帝刘询（称宣帝）和他的宰相丙吉的陵墓。这个塬上的土层特别厚，挖井掘六丈深仍不见水，便于埋葬人，加之地形高，视野开阔，所以被历朝统治者视为陵寝宝地，杜陵塬便有了“古陵之乡”的美称。群众中也流传着“南方才子北方将，杜陵塬上埋皇上”“九



乖——高望堆旧事

井十八寨，井寨出妖怪”之说。“井”是景的谐音，皇帝、宰相的每个陵墓都有一组石碑坊、石人、石马、石骆驼、石华表、石鸟之类的镇陵物，购成一组组好看的景致。“寨”是“宰”的谐音，说明这里的陵寝档次很高，最起码是宰相一级。西汉的陵墓有三个特点：其一，高大雄伟，每一座黄帝陵从外表看很像一个扣在地上的倒斗，人们称为“覆斗状”，是其死后依然君临天下的象征。其二，皇帝和皇后同墓而不同穴，从表面上看，往往是两墓并立，坟塔形体基本相同，只是皇后陵小于皇帝陵，这种现象在西汉后期更加严重，故汉宣帝的皇后埋在杜陵之南，杜陵塬之南称为少陵塬。其三，每个皇帝陵都有一个陵园，四周有围墙，昼夜要人看守。一井一寨都是一个墓群，这个塬上共有二十七个埋葬着宰相以上大官的墓群。二十七个墓群周围，在以后的年代里就形成了二十七个村庄。现在居住的九井十八寨的农民，都是当年守陵者的后裔。

高望堆堡是九井十八寨中间最高的一个土堆堡子，传说是瞭望哨，故称为高望堆堡。

乖就生活在这块厚实肥美的土地上，他这个人也像这块土地一样的憨厚淳朴。

“这儿好，还是杜陵塬上好？”银铃继续问。

“你们这儿人吃饭不用锅——背上自带着呢。”乖这话是真实的，这里的男人都进山割竹子、掬木头、扛木板、削茅草，身体都过早驼背了。

“我们这儿还有什么地方不好？”银铃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，说话没有以前那样柔和了。

“你看！”乖说着随使用手把脸拍了一下，手心就出现了八九只被打死的蚊子。

“你看！”乖又指了一下河边，当即看到有三只青蛙跳下水，他迅速地将耳朵捂了起来，表示声音太大，震得人耳朵发麻。

“你说这儿不好，你到这儿挨刀子来了。”银铃再也不能容忍乖放肆地诬蔑生她养她的故乡了。

“你爸叫我来驮面！”乖说完这话，一看银铃生气了，才发觉自己伤了人家女娃的自尊心，他想安慰一下银铃，就说：

“你们这儿也有好的嘛！”

“什么好？”

“女娃好。看你脸蛋多好看，红是红，白是白，像花骨朵一样。”

老实娃突然冒这么一句不害羞的话，银铃听了心里高兴，但嘴上却说：

“你这娃真坏，小小年纪，什么不会看，光看人家的脸，不害羞。”

俩人说着笑着，来到苜蓿地里。苜蓿长得很高，虽然光线很暗，看不清开着的苜蓿花，但能闻到花的香味。

不到一袋烟的功夫，他们就割了一大捆，乖轻轻一提就扛上肩，大步流星地往回走。银铃拿着镰刀紧紧地跟着，一会儿银铃跑到乖的侧面问：

“你们那儿的娃们家都要啥呢？”

“女娃翻绞绞、跳方、跳绳，男娃滚铁环、踢毽子、偷桃、打仗。”

“咱俩晚上回去翻绞绞吧！”银铃一转身到了乖的对面，挡住了乖的去路。

“今天晚上要磨面，明天我要上山。”



“迟去一天。”

正如银铃所预料，银铃和乖一起割苜蓿的事，经喇叭嘴大嫂的传播，差不多的人知道了，有些青年人还专门等在路边要看一看热闹。他们刚走到村口，就听见有人喊：

“银铃，太阳下山了，割啥苜蓿呢？”

“驴刚刚下山，晚上不割苜蓿给驴喂啥？”银铃反问了一句。

这一句反问噎得要笑的人无话可说，但又有人接上了话茬：

“这小伙子的个子长得美着呢！力气蛮大嘛！背这么大一捆苜蓿连个粗气都不喘。”

“银铃啊！这小伙子是你姨家的表哥还是你姑的表弟？啊呀！两个人走得那么近，小心把耳朵磨掉了。哈哈……”

“银铃有了保镖，你看她现在走路，头昂得多高，胸挺得多直啊！”

“这小伙子是不是他爸在山上给银铃白捡的女婿呀？”

人们七嘴八舌，叽叽喳喳，又说又笑，银铃这阵子就是浑身长嘴也说不过人。不过听着众人的说笑，银铃并不恼怒，反而心里挺高兴。

银铃走开了，乖觉得浑身自在得多了，手脚灵活了，干活也麻利了，不一会就把苜蓿铡完了。从小在庄稼院里滚大的孩子，知道牲口的金贵，历来是干完活以后先把牲口安排好，喂上草料，人才吃饭或休息。乖给驴槽里加上铡好的苜蓿，并顺手把干土打碎垫在圈里，这才蹲在一旁看着毛驴摇头晃脑，打着响鼻，欢快地吃草。听着驴儿有节奏的吃草声，心里感到特别舒坦。乖在欣赏毛驴吃草的时候，银铃端着一碗饭送到驴棚来了。

“吃饭吧。”银铃说着，将调好的一大碗干面条放在炕边上。

“尝尝味道。”

“好，好。”

银铃诡秘地一笑，转身走了。

乖走过来端起碗，用筷子搅面条，发现碗底有两个荷包蛋，他高兴地将荷包蛋翻上来看了看，又压在碗底。吃鸡蛋在乖的记忆里，还是从来没有过的事。妈是养着几只鸡的，可鸡蛋就是家里的存钱罐罐呀！一个鸡蛋可以换半斤盐或者换四盒火柴。半斤盐全家要吃上十天，四盒火柴也能用上一个月，家里哪一天能离开盐和火柴呢？大小伙子吃一碗面，三下五下就下肚，就是舍不得吃这荷包蛋，翻来翻去，直到最后才狠下心，咽下了肚子，吃是吃了，可乖心里感到很可惜。

乖吃完面就到正院后房里摆好筐箩、筛子，准备筛麦子磨面，赶明天还要送到山里去呢。他提着斗跟着杨婶到内屋的大板柜前，装了一斗小麦，返回正房给筛里倒了些，摇动着。银铃拣着筛好后倒在筐箩里麦子里的砖块、铁钉等。杨婶用湿毛巾擦着麦上的尘土。

“看，一个马铁钉。”还是银铃的眼尖。

“乖娃，你走一天山路了，明天还要上山，睡去吧！”杨婶心疼地说。

“我不乏。”乖干得正欢，没有一点睡意。

“你在家也这样做活？”杨婶问。

“我家里没有麦子。”



乖——高望堆旧事

“你刚才吃饱了没有？”银铃问。

“吃饱了，还有两个鸡……”

“噢呀，噢呀，快把鸡赶走。”银铃知道乖要把两个荷包蛋的事说出来，急忙给乖使眼神，岔开话。

三个人说着干着，配合得很默契，不知内情的人还会以为是母亲带着一双儿女在做家务活。不大一会，上百斤麦子筛选好了。杨婶给筐箩里擦干净的麦子上盖了条口袋，让水分浸润一下，就可以上磨子了。乖干完这些活，就回到驴棚里歇着了。

偏院静悄悄的，晚风吹拂，榆树、柳树、楸树、椿树发出沙沙的响声，毛驴还在贪婪地吃着新鲜苜蓿。跑了一天，又干了小半夜活，乖一躺下就不知不觉睡着了。

公鸡的叫声惊醒了酣睡中的乖。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下起春雨。雨丝又轻又细，听不见响声，好像是一股湿漉漉的烟雾，轻柔地滋润着大地和人心。

乖来到了偏门，对着门缝叫着：

“杨婶，杨婶！”

“哎！”屋子里应了声。

“套磨子磨面吗？”乖问。

“天下雨了，回去睡去。”杨婶说。

“雨不大，可以上山。”

“可以上山也不去，银铃明天让你和她栽稻秧子。”杨婶说。

乖只好又返回到驴棚，给毛驴加了些苜蓿，脱了衣服睡觉，但朦朦胧胧睡不着。自从见到银铃，银铃说的每句话，每个表情、每个动作，像电影一样，一幕一幕在眼前闪过，他只感到浑身发热，有幸福感，但又说不出个子丑寅卯，就好像只知道糖放在水里是甜的，但又不知为什么甜。

说初恋者是出色的心理学家，是老练的侦探，恰如其分，因为他们最能捕捉对方细微的心理变化，情人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们的双眼。双方都在悄悄地观察、揣摩、试探这爱河之水的深浅，当心中那句“我爱你”尚没有突破口唇封锁线的时候，双方都在情感的枷锁中承受折磨。乖尽管没文化，年龄轻，也有同感，只是和城里青年比，程度不同而已。

银铃这天晚上不停地在炕上“烙烧饼”，翻过来滚过去怎么也睡不着，不知过了多久，才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。几个女孩拉着她，给她的头上插满了野花，几个男孩拉着乖，把乖推到她跟前，让他俩拜天地结婚，他还不好意思，她走上去拉着他的臂膀：

“来！结就结，怕啥？反正吃的是泥馍、泥饭，过家家玩嘛！”

梦醒后，她还觉得怪乐呢！



3 磨 面

第二天晚上，雨继续下着，乖将筛好的麦子掬到驴棚旁边的磨坊里，给石磨上倒了一斗多，剩下的分别倒在两个空斗里，银铃也把簸箕、筐箩，一样一样摆在箩面的土台上。杨婶拉过毛驴，乖忙过来帮着把驴套在磨子上带上暗眼。休息了一夜的毛驴，拉着磨子飞快地走开了。银铃用洁白的新毛巾包住脑后盘起的大辫子，准备着磨盘上落够一箩子的时候，就开始箩面。

“妈，你去忙别的事，后晌来换我。”

“添麦子时小心点，不要把麦粒撒在磨道里。”

“知道。”

“驴拉屎、撒尿时轻点扫，不要把脏东西扬在面上。”

“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唠唠叨叨。”

杨婶不嫌女儿说她唠叨，怀了孩子十个月，还不了解她的心性，她指着一个小芦苇秆说

“磨二遍时，磨眼添上两根芦苇秆噢！”

“行了！行了！”银铃不耐烦地催着母亲快点离开磨坊。

杨婶总算离开了。

男娃粗心、单纯，十六岁的乖也一样。他只知道庄户人家，家家都有男的，也有女的，男的剃光头、干重活、跑外边，女的留辫子、在屋里、干家务事。男的和女的打架骂仗，男的骂不过女的，却能打过女的；女的打不过男的，可能骂过男的，过后女的还爱哭，至于男女之间还有什么更深的关系，他不懂，也从来没有更深地想过。但当他今天单独和一个女娃在一起的时候，却觉得脸红发烧，浑身不自在，手脚没处放，说话连喉咙也塞住了。

“哎！你妈咋给你起了个乖的名字？”银铃不怕面前的这个男娃，在她家她是主人。

“我们那儿把老实娃叫乖。我大期盼我长大后能听话、能孝敬老人。”

“嗯，你也太老实了，老实得不知人情世故，不知道公鸡为啥把叼在嘴里的蚂蚱喂给母鸡吃。”

民国十四年的六月，正当一年一度的夏收开镰，人们忙着收麦的时节，乖呱呱落地了。这是他家第三个男娃了，家里越穷，娃越多，而且都是带把把的。有些富裕的人家，盼男娃盼得发疯，就是生不下男娃，穷人家怕生男娃，偏偏生男娃，世间事就这么怪。唉，真是富人骡马成群，穷人娃娃成堆，有啥法子呢。他爸一看是个男娃，苦笑了一下：“又添了个吃饭的。”

乖出生后，家里有了七口人，爷爷、爸爸、妈妈、姐姐、哥哥和嫂子。常言道“大口小口，一月一斗。”那时家里只有八亩旱地，一般好年景一亩地可产八斗麦子，除了纳粮，留



乖——高望堆旧事

籽种，剩下的粮食只够吃半年，缺的半年粮食，咋办？一是靠大哥给地主扛长工，每年能够挣回四石左右麦子。再是靠妇女、娃们夏天拾麦穗，秋天捡谷穗。偏偏在这个时候，乖不识时务哇哇哭叫着落地了，真把爹妈急坏了。妈是个明白人，就在生下乖后的第三天，咬着牙下地了。刚开始时，她头重脚轻，全身无力，几乎晕倒，可穷人命牢，时间一长，也就慢慢好了。乖也不娇气，爷爷每天抱着到地里去吃几口奶就睡觉，乖他妈只有在给他喂奶的时候，才能在树下歇息片刻，轻轻地亲着他那胖乎乎的小脸蛋，摸着他那瓷实的小尻蛋，感受着娃狠劲吮吸奶头时的那种快意，只有在这时，也才觉得是一个真正的母亲。

农村人说的捡麦穗、拾谷穗，其实一半是拾、一半是偷。白天是拾，晚上是偷：大姑娘、小媳妇怕惹麻烦真的拾，老头子、老太婆啥也不怕，都是“偷”，而且是理直气壮地“偷”，饥寒出盗贼嘛！一次她也破开脸皮偷地主家的麦穗，都偷到了堂兄家地里。堂兄被人称为“新兴银行”，日子过得很富，他一看是自己家的堂妹，能说啥呢？“粮不够，你叫娃他大来灌几斗，何必偷呢？”

“灌几斗又成了驴打滚。”面对堂兄弟和村里的熟人，已生育过三个儿子一个女子，成了一位中年妇女的她，一点儿也不感到羞耻。唉！只要能吃上饭，还管什么丢人现眼嘛！就这样一个夏季，乖他妈、他姐、他嫂子，连拾带偷，总共给家添了两石多麦子。

到了秋季，乖他妈、大姐、嫂子，先捡谷穗，再拾莠草，秋收下来，能拣一屋子莠草，等到冬天下雪后，把莠草放在碾子上碾碎，磨成粉末掺和着玉米面、麦面做饼子或拌糊糊汤也能充饥。

就是在这样穷苦的环境里，饥一顿饱一顿的粗茶淡饭，反而把乖养活得像小牛犊一样壮实。

乖长到该上学的年龄，看到别人家的娃穿着新衣服，背着书包去上学，乖既羡慕又难过。他是个懂事的娃，知道自己家里穷没有钱，两个哥姐都没有上过学，自己咋可能去上学呢？乖他大是个裱糊匠，农闲季节外出给别人裱糊房屋，逢年过节常常为人家裱糊中堂、对联。乖一边帮着爸往纸上刷浆糊，一边学写中堂上的字。开始时先写些笔画少的，如“山”“天”“门”“人”等，后来就写些笔画多的，就这样乖慢慢地认得了几个字。说到乖这个名字，还有个小故事。

乖满月时，他大给他起的名字叫新平，不知为什么却没有叫起来。有一天，有个化缘的老僧路过该村，想在乖他大手中讨一碗便饭，以解空腹之急，就当众乡亲们的面，夸这娃乖，乖得很，一连说了十几个“乖”字，第二天村里人见了就喊“乖”，娃听了喊声就知道是叫自己也就答应，时间一长，新平的名字反而没人叫了。

“哎，你为啥叫银铃，是不是像铃铛一样，人没来，声先来了？”乖说。

“声先来了好啊！谁像你，三句话问不出个响屁。”

银铃笑了起来。顿时，磨坊里的气氛活跃了，他们相处得也自然了。“姐给你饭碗里打了两个荷包蛋，香吧？”

磨子上已经落够了一箩子麦粉，乖把面粉倒在箩儿里。银铃开始低头箩面，身子前闪一闪，手指上带着铜顶针，敲打箩帮发出有节奏的声音，清脆悦耳。银铃那舒畅的样儿，专心的劲儿，真像小两口吃甘蔗，一节更比一节甜。这对少男少女从见面相识到现



在,一起干活儿,说话儿,差不多有一天时间了,乖只是偷偷看过几眼银铃的脸,一直不敢正面细看她的五官。这时趁银铃专心擀面,他大着胆子坐在银铃对面的小板凳上,才细细地端详起来。他发现,银铃长得真俊,圆脸蛋红扑扑的,像苹果一样惹人喜欢,两条黑黑的眉毛,像柳树叶一样又细又长,一对大眼睛扑闪着好像会说话。

“真是一个俊女子。”乖傻笑一声,没敢说出口。

“你笑啥,傻小子,磨盘上没麦子,还不快添。”

乖赶快站起来,笑呵呵地一边提了一斗添上磨子,一边说“笑你哩。”

“笑我啥?”

“笑你长得像个新媳妇。”

银铃的脸一下子红到脖子上,大胆地说“我当新媳妇给你,你敢要吗?”说着两只眼睛像两个火球直盯着乖。

“不敢,不敢!”乖毕竟小,还不懂得人间的爱情纠葛,甘拜下风。

麦子已磨过四遍,东方已出现了鱼肚白,报时的公鸡已叫了五遍,筐箩里的面已快满了。

“去!你俩到厨房吃饭去。”杨婶睡了一觉过来换他俩休息。

“我不饿。”乖说。

“走!吃饭去,吃了饭歇一歇,你上午还要上山哩!”

说着银铃站起来,领着乖来到厨房,她给乖倒了一盆热洗脸水,然后回到自己的屋里脱去落了一身面粉的外衣,解下包着头的白毛巾,顺手拿起扫炕的笤帚来到厨房门口。

“还说你乖,你才最坏,谁叫你偷看人家女娃,嘴里还胡说。”

“当姐的,人家看一下还不行吗?”

“就不叫你看,也不能胡说。”

“不叫看就不看了,以后当了新媳妇看的人才多哩!”乖说着把头扭到一边。

“又胡说了,再胡说姐就撕烂你的嘴,快来,姐给你扫身上落的面。”

乖真像个当弟弟的样子,很听话来到银铃跟前,让姐姐给他扫落在身上的面粉。

“转过来,扫扫前身。”乖转过身仰起脖子,挺起胸脯让银铃扫面。

“把胳膊伸开,让姐给你把袖子袖口再扫一下。”

银铃满脸通红,吐出来的热气喷在乖的脸上,乖有点不好意思了。

“行了,行了,扫净了,不扫了……”乖缩起脖子就要走,被银铃一把拉住。

“领口都烂了。一会给你缝一缝,拧过来。”又把乖拨拉着转了个圈。

银铃用笤帚狠狠地给乖扫了扫袖子袖口。

“好了,吃饭去。长这么大的个子,还要人经管侍候哩!”

这一阵子折腾,乖老老实实按银铃的指拨转过来、转过去,就是不敢抬头再往银铃脸上看。

乖端着老碗,圪蹴在地上喝起稀饭,这时银铃拿着针线走过来。

“把衣服脱下来,姐给你把领口缝缝。”

“不不不,不缝,不缝了……”乖没有穿衬衣,不敢当着姑娘的面脱成光脊背。